

中國新詩人論

责任编辑:王景华

罗时嘉

技术设计:周立钢

责任校对:关湘雯

295  
中国新诗人论  
徐棻街 著

---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38 千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

ISBN 7-81021-293-1

---

I·36 定价:8.00 元

---

---

## 目 次

冰心“小诗”论	(1)
闻一多诗歌的“绘画美”	(20)
“用东方的声音 唱东方的歌曲”	
——朱湘诗歌论	(32)
脉脉流动的温情	
——徐志摩诗歌论	(50)
寻求中西诗美的结合	
——冯至诗歌论	(73)
戴望舒：留下沉着蹙眉的夜行者	
——戴望舒诗歌创作论	(93)
艾青创作思想初探	(112)
犁开一个新的时代	
——读艾青的诗歌新作	(128)
臧克家诗歌的艺术追求	(144)
何其芳的诗歌艺术	(164)
白色花，在荆丛中开放	
——绿原、牛汉合论	(179)
哀歌动寒夜 心花朝阳开	
——论贺敬之早期的诗歌创作	(192)
牧歌悠扬诗动人	
——重读闻捷的《天山牧歌》	(213)
郭小川诗歌的形式美	(230)

附：

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

——早期白话诗创作述评	.....	(251)
论新诗创作的散文化倾向	.....	
——新诗发展管见	.....	(271)
后记	.....	(294)

## 冰心“小诗”论

少女呀，你的纯朴，如湖水之碧，表现出你的真理之深邃。

——泰戈尔《飞鸟集》

繁星闪烁，春水潺潺。

迷人的夜空静谧而深邃，数不清的小星星闪耀着微弱的神秘的光辉，它该引起人们多少神奇的联想，给予世人多少深长的启迪。

春天的流水清澈而欢快，春风吹过，荡起微波细澜。在那轻漾的涟漪里，在那琮琤如碎玉的响声里，满蕴着温柔，也微带着忧愁。面对着一泓碧水，它该撩起人们多少纷纭的意绪。

打开冰心的诗集《繁星》和《春水》，读着这些娟美而富有哲理的小诗，我们怎不发出由衷的赞美：

这是青春的诗篇，人生的箴言。

这是“纯情诗人”真挚情怀的自然吐露。

1 在群星灿烂的“五四”诗坛上，既有光照天宇的恒星，也有歛然一闪的彗星，冰心是云汉星河里的一颗令人凝注的新星。尽管她没有让人振臂狂呼的辉煌无比的光焰，但她却有着自己的坐标和方位，她凭着少女的灵感和智慧，以自己能够奉献出的光和热，在深蓝的太空中莞尔微笑着。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中说过：“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诗人象探险家一样，在荒凉寂寞的沙漠中摸索着前进。“半途跌倒者有之，得一块认为适意的土地而暂时安顿下来者有之，跌跌撞撞，永远向前盲进者

有之，……冰心，并没有费功于试探，她好象靠她那女性特具的敏锐感觉，催眠似地指导着自己的径路，一寻便寻到了一块绿洲。这块绿洲也有蔚然如云的树木，有清莹澄澈的流泉，有美丽的歌鸟，有驯良可爱的小兽……冰心便从从容容在那里建设她的诗的王国了。”

“五四”文学革命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崭新的篇章，这场最初的声势浩大的文学“现代化”运动，为有理想、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冰心在文学新浪潮中不是擎旗劈波的健儿，但她却是被“五四”运动的惊雷“震上写作道路”的第一批现代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代女作家中，陈衡哲、袁昌英比冰心起步早，但她们作品的数量却比较少；庐隐、冯沅君、苏雪林与冰心比肩而立，但她们在诗歌创作上却留下了空白；稍晚一些的凌叔华、陈学昭、白薇、沉樱等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建树，但她们在“五四”文坛上都没有获得冰心这样高的声誉。苏云林说得好：“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冰心女士不能不算一个。……她在《晨报副刊》上披露了《繁星》和《春水》之后，便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

“五四”时期，新诗人成批涌现，他们以自己或质朴或清新、或凄苦或天真的作品，给我国的诗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在这些文学青年中，“具有诗人气质和诗人才能的并不多。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即使才稟中平的人，也能留下自己的痕迹。”<sup>①</sup>冰心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她娟秀、庄严，又不失细腻和温柔。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教会学校教育启迪了她的心智，童年的海滨生活陶冶了她的性灵，奔腾澎湃的青年爱国运动和文化革新思潮，把她卷出了狭小的家庭与学校的门槛，使她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她有欢乐和愁苦，有笑语和泪珠，同时她也有良好的气质和充分的才能，把自己的感情自由地挥写出来。她对社会和人生的沉思默索，除了最早借助于“问题小说”和杂感、纪实性散文得以表现

之外，她几乎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小诗”这种精美灵活的文学形式，有了点小感触便零碎地记录下来，她的思想火花和灵感之光，变成了有形的文字。当郭沫若以宏朗奔放的调门，大气磅礴引亢高歌的时候，当胡适、刘大白等白话诗人“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解放诗体，平实描写的时候，冰心悄悄地耕作在“小诗”的园地里，她以其独特的取材和艺术个性，奇迹般地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

2 冰心写诗开始在“五四”前夕，“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正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读书。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也有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那时冰心的求知欲非常旺盛，她在课外贪婪地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地“偷看”，遇到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冰心在一九八〇年八十寿辰时回忆说：“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年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后来写多了，我自己把它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她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写的《繁星·自序》里也曾说过：“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吗？其实也可以这样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一九二〇年的夏日，二弟弟冰季从书堆里，又翻出这个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

来一段，将它发表了。”

从冰心当时的“自叙”和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冰心在最初从事新文学活动时，并没有要“立意做诗”，只是课外阅读的启发和刹那间的感兴，诱导出了她的诗情。在《繁星》、《春水》出版之前，冰心一九二〇年在《燕京大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过《秋》、《天籁》和《影响》三首短诗。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她在北京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报》去，发表了出来，并且受到《晨报副刊》记者孙伏园的鼓励，他把冰心“很饶诗趣”的小文，一行行分开，放到了诗栏里，从此，冰心的“胆子渐渐的大了”，她决心“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的界线，以后几个月，她陆续写了《迎神曲》、《送神曲》、《病的诗人》、《诗的女神》等诗歌作品，这时，她《繁星》中的小诗也积累到了一定的数量。冰心的诗人才能在无意之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繁星》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收录了无题小诗一百六十四首；《春水》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由北新书局出版，它包括无题小诗一百八十二首和《迎神曲》、《送神曲》、《病的诗人》、《一朵白蔷薇》、《晚祷》、《玫瑰的荫下》等二十九首诗。这两本诗集中的三百四十六首小诗是冰心“五四”时期“零碎思想”的结集，她一直没有把它们作为诗来看待。直到一九三二年清明节，她在当时编集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还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尽管冰心认为它们“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然而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却已经证明：《繁星》、《春水》是极为成功的诗篇，它们为我国新诗的奠基工程铺加了至为可贵的砖石。

冰心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追求，她把捕捉到的一瞬间的闪光的思想，凝聚在笔端，经过巧妙点染，化而为诗。我们可以说，《繁星》、《春水》反映了她的全部的人生哲学，母爱、自然、童心织成了

她诗歌的经纬，显示出了她诗歌创作的“三原色”。

3 母爱，是世界上最圣洁、最真挚的爱；亲情，是人之常情。冰心从小就在慈母的悉心爱抚下成长，在温馨的家庭环境里她感受到了母爱的甜美和幸福。冰心三、四岁时随父母住在烟台东山北坡的海军医院，她曾生动地描述过童年的生活：“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做朋友。”<sup>⑨</sup>这时冰心已经开始认字读书，母亲和舅舅便是她的老师，妈妈教她认“字片”，给她讲故事，使她受到了启蒙教育和最初的艺术熏陶。冰心在八十一岁回忆童年时，依然无限深情地说：“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是她的母亲帮助她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sup>⑩</sup>冰心表示要尽自己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母亲的“神圣无边的爱”。

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中，抒写母爱的小诗不仅数量较多，尤其能以发自心灵深处的纯真咏唱，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母亲啊！  
我的头发，  
披在你的膝上，  
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

——《繁星·八〇》

母亲啊！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

——《繁星·三三》

质朴无华的诗句甜蜜、隽永而一往情深，写出了儿女对母亲的眷恋和母亲对儿女的爱抚。一九二三年年底，冰心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用抒情的笔调再一次描摹出类似于小诗所表现的意境，作者写道：“被上帝祝福的小朋友！你们正在母亲的怀里，——小朋友！我教给你，你看完了这一封信，放下报纸，就快快跑去找你的母亲——若是她出去了，就去坐在门槛上，静静的等她回来——不论在屋里或者院中，把她寻见了，你便上去攀住她，左右亲她的脸，你说：‘母亲！若是你有工夫，请你将我小时候的事情，说给我听！’等她坐下了，你便坐在她的膝上，倚在她的胸前。你听得见她心脉和缓的跳动。你仰着脸，会有无数关于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美妙的故事，从她口里天乐一般的唱将出来！”冰心远在美国波士顿城的威尔斯利大学，却不忘母亲，不忘童年，并把这种感情移植给可爱的小伙伴们，写母女温情是多么细腻亲切。这段文字同上面两首小诗对照来读，怎不让人们感到母爱的圣洁。

母爱崇高而伟大，它使冰心“一心一念，神魂奔赴”。母亲是儿女的“保护伞”，她慷慨无私，给儿女以欢乐和幸福。当儿女有了烦闷和忧愁的时候，母亲会给予最大的慰藉。冰心唱道：

“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烦闷——忧愁，  
都在此中融化消灭。

——《繁星·一一四》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一五九》

烦闷向母亲倾诉，忧愁在家中消融，母亲和儿女血脉相通，悲喜与共，母爱的感召可以唤起人奋发向上的激情，给人以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在冰心看来，母亲是孕育着一切的“万有之源”，她在《春水·自序》（亦即《繁星·一二〇》）中写道：“母亲呵！/这零碎的篇儿，/你能看一看么？/这些字，/在没有我以前，/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诗人热烈地颂扬母爱的伟力，把母亲推崇到无比尊贵的地位。

冰心没有在她的小诗中故作小儿语，她所讴歌的母爱也绝不是一己之私情。诗人深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sup>④</sup>冰心认为母爱是世间一切其他爱的核心，因而，她常常由母爱生发开去，在作品中对“人类之爱”给以热情的赞颂。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说：“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不差减。”世界上有了崇高而普遍的母爱，人和人，人和万物才能互助和同情。她在《繁星》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一四》）“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繁星·一二》）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写的小说《悟》中说：“茫茫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水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

万物的母亲彼此的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的互爱着，在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古地，便不住的纤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冰心从“爱”的观念出发，观察和理解社会上的一切，母爱浸润了万事万物，她在“五四”时期举着“爱”的旗帜，排遣着那一个时代青年人共有的烦闷和感伤，看见了人间的希望和春光。

诗歌本于自然，诗人是大自然的宠儿。“登山”、“观海”、  
4 “玩月”、“赏花”，在大自然中盘桓流连，对自然景物进行饱和感情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诗人才能创造出意境美妙的诗篇。

冰心的童年是在海边度过的，她特别喜欢大海，她奔游在沙滩，呼吸着海风，终日以海洋为师，星月为友，受着海的女神的陶冶。海，使冰心爱上了大自然，大海也净化了女诗人的感情，启迪了她的灵感。她说：“大海在我的思想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便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sup>⑤</sup>冰心在《繁星》中，有不少直接歌咏大海的篇章：

故乡的海波呵！  
你那飞溅的浪花，  
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磐石，  
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繁星·二八》

儿时的朋友：  
海波呵，  
山影呵，  
灿烂的晚霞呵，

悲壮的喇叭呵；  
我们如今是疏远了么？

——《繁星·四七》

大海呵，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繁星·一三一》

冰心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深阔无际的大海，不仅使她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伟大，而且也培养了诗人美好的性格，使她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不怕寂寞，不怕静独，她说：“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sup>⑤</sup>她最难忘怀的是自然之美。她唱道：“诗人！/不要委屈了自然罢，/‘美的图画，/要淡淡的描呵！’”（《春水·六》）冰心的小诗，便是神奇的速写，绝妙的剪影，在瞬息之间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大自然的动人图画。

在《繁星》和《春水》中，冰心表现大自然之美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诗人描绘景物单纯明快，轻轻点染，不假粉饰，便“揭开了自然的帘儿”，呈现出自然界的本色美。比如，冰心写月亮：“月呵！/什么做成了你的尊严呢？/深远的天空里，/只有你独往独来了。”（《春水·八》）寥寥二十几个字，描绘出了一轮明月在深远的夜空中独自徘徊的形象，给人以一种孤高不俗的情怀。“明月！/完成了你的凄清了！/银光的田野里，/是谁隔着小溪/吹起悠扬之笛？”（《春水·一七九》）五行小诗，生动勾画出一个幽静凄清的意境，洒满银光的田野，隔着小溪传来的远处的悠扬的笛声，诗人淡

淡地渲染、烘托，完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图。“无月的中秋夜，/是怎样的耐人寻味呢！/隔着层云，/隐着清光。”（《繁星·一四九》）诗人用简洁质朴的语言，写出了月光的朦胧美。又如，冰心写水中的莲花：“白莲花！/清洁拘束了你了——/但也何妨让同在水里的红莲/来参礼呢？”诗人仅仅用了二十六个字，便神态毕肖地描绘出了两种莲花的绰约动人的形象：白莲的孤芳自赏，红莲的活泼热情，以及她婷婷玉立和随风摇曳的姿态，都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小诗简短，却洋溢着诗情画意。

前人说过：“诗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善道景者，绝去形容，略加点缀，即真相显然，生韵亦流动矣。此事经不得着做，做则外相胜而天真隐矣，直是不落思议法门。”<sup>⑩</sup>冰心取法于前人，以单纯洁净的诗句描绘了祖国秀丽的山河，清新的风物，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本色美。

其二，诗人歌咏自然景物，善于融注进自己丰富的主观感情，她的小诗做到了自然的“人格化”和“哲理化”。冰心以自己独有的思想感情和美学观点观察宇宙间的万汇万物。她有着诗人之心，哲学家的慧眼，善于从平凡的琐屑的事物中捕捉到刹那间的深沉的思索。在冰心的笔下，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花，一声鸟鸣，都充满了生命力，并且包蕴着人生的哲理。“轻云淡月的影里，/风吹树梢——/你要在那时创造你的人格。”（《繁星·六〇》）“空中的鸟！/何必和笼里的同伴争噪呢？/你自有你的天地。”（《繁星·七〇》）“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春水·三三》）这些言浅意长的小诗，都不是客观地、冰冷地描写自然景物，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自然景物融为一体，通过对客观事物富有人情味的描绘，诗人的超尘脱俗的性格，高雅谦和的品德，表现得十分鲜明。

## 5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

——《繁星·三五》

冰心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二十年代初期她写了《寄小读者》（1923年），以后又写了《再寄小读者》（1958年）、《三寄小读者》（1978年），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半个世纪来一直受到小读者们的欢迎。她说：“什么叫‘童心’，什么叫‘母爱’、‘人性’，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认为，搞儿童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要有人的感情，要写出人的性格。”“儿童最富于幻想，所以我们写东西要写出儿童心中美好的幻想来。只有这样，儿童们才喜欢看。做到这点也并不难，关键还是要接触儿童，理解儿童，热爱儿童。”<sup>②</sup>冰心在《繁星》、《春水》中，有不少清新晶莹的小诗便是唱给孩子们的歌。这些作品诚实无邪，充满了童真。

请看她写给弟弟的小诗：“小弟弟呵！/我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温柔的，/无可言说的，/灵魂深处的孩子呵！”（《繁星·四》）“小弟弟！/你恼我么？/灯影下，/我只管以无稽的故事，/来骗取你，/绯红的笑颜，/凝注的双眸。”（《繁星·八三》）“弟弟呵！/似乎我不应该勉强着憨嬉的你，/来平分我孤寂的时间。”（《繁星·一〇一》）在这些小诗中，有的是温柔、体贴和女性的爱抚，姐姐把三个小弟弟看作自己灵魂中的三颗星，姊弟促膝围坐，在灯光下讲着富有神奇色彩的充满兴味的故事，那种快乐融洽的气氛，那种亲如手足的姊弟之情，写得多么真切自然。诗人经常含着微笑回忆童年，对那些“梦中的真”、“真中的梦”总是难以忘怀。这些小诗便是冰心“童心”复归的歌。

冰心总是以儿童的眼光和心理看待世界，她纯真的心灵象水晶一样透明，容不得一丁点儿灰尘和创伤。请看她《春水》中的两首小诗：

鱼儿上来了，  
水面上一个小虫儿飘浮着——  
在这小小的生死关头，  
我微弱的心  
忽然颤动了！

——《春水·一〇四》

小麻雀！  
休飞进田垄里。  
垄里，  
遍地弹机  
正静静地等着你。

——《春水·一一一》

诗人通晓并且掌握了儿童的心理特征，他们敏感好奇，善良真诚，富于同情心，在小动物的身上寄托着自己鲜明的爱憎。少年儿童有自己的世界，用成人的心理和语汇是无法解说的。作为一个诗人，只有童心不泯，才能用自己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引起小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前人说得好：“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sup>⑩</sup>冰心将自己的“真心”与孩子们的“童心”融为一体，使她成为一位长于表现“童真”的诗人。

在《繁星》与《春水》中，冰心不仅讴歌了母爱、自然和童真，冰心还用她那一支灵活轻巧的笔，从细处着墨，赞颂了平凡者、卑微者的伟大。

创造新陆地的，  
不是那滚滚的波浪，  
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繁星·三四》

这首小诗散发着“五四”运动的时代气息，是诗人在狂飙突进的岁月里的思想表白。“五四”前后，军阀混战，战争频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一个个登台表演，新时代的河床里，一时之间浊流翻滚，但是到头来他们遭到历史的无情淘汰。真正推动着社会前进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他们虽然如同波涛下的“细小的泥沙”默默无闻，却以自己的执著和勤劳创造着历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女诗人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不满，对人民群众的肯定。冰心对大海有着敏锐的观察和独特的感情，她把波涛拍岸，泥沙沉积这些最熟悉、最普通的自然现象写进诗中，创造出了全新的意境。你看：大海翻腾咆哮，波涛一次次冲击着海岸，它像个无情的洗劫者，似乎要把一切都席卷而去。但是那些细小的泥沙，却在波浪下悄悄地聚集着，一天天，一年年，在创造着新的陆地。波浪的喧嚣、洗劫，摧毁不了世界，泥沙的毅力和恒心却为大自然增添了新的光彩。诗人不讴歌那洪波巨澜，却热情地赞美泥沙的创造精神，这是同她“五四”时期的思想相一致的。“五四”运动中，冰心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以“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为斗争目的，为大众呼号奔走。但她又同当时的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一样，尊崇“从现实出发”的改良主义，不喜欢疾风骤雨般的暴力行动。她认为只有扎实地为社会服务，以自己卑微的力量，做“细小的泥沙”，才能创造出理想的社会。这首小诗反映了诗人在革命民主主义道路上的探索，体现了冰心早期的人生观。